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國家主義論文集第一輯

少年中國學會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 說 明

「國家主義論文集」第一輯，原為少年中國學會叢書之一，於民國十四年三月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銷行甚廣，風靡一時。嗣於民國十九年二月，以「宣傳國家主義」橫遭通令查禁，遂成絕版。茲特加景印，以示真理是非，久而益顯，非徒恃政治壓力所能統一思想也。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

沈雲龍識於台北行都

國家主義論文集第一集

本集凡得論文十七篇，散見於醒獅少年中國、中華教育界、新聞報、教育彙刊、新教育六種出版物，爲吾人年來鼓吹國家主義的文字之一部分。

吾人感於國內割據之形勢已成，外來之侵略方興未艾，而異說紛起，國民思想久已失其重心，非以國家主義齊一國人之心志，將無以挽此危局。

抑吾人非爲言論而言論，蓋將本此原則以應用於各種實際問題，而排去國際主義世界主義種種浮說，一以國家主義之精神貫徹今後之教育宗旨，尤爲吾人所願首先致力者。

世變方劇，自救之機會無多，邦人君子，倘有爲同聲之應者乎，是固吾人所祝禱者也。

十四，三，三編者。

## 醒獅歌

曾琦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試唱醒獅歌。亞洲大陸有一物，龐然高臥嵩山阿。當其醒時，百獸王，虎豹熊羆莫敢當。如今酣睡昏沉去，狐鼠縱橫戲其旁。歐風美雨向東來，亞洲門戶忽然開，排山倒海聲怒壯，棟折榱崩事可哀。此物驚醒自徘徊，一聲長嘯震山隈，黃毛倒豎千羊駭，黑眼圓睜萬馬奔，封豕長蛇齊斂跡，城狐社鼠自亡魂。嗟哉此物一何雄！以擬漢族將毋同？惟我黃帝昔開國，南征北伐有雄風。子孫不肖頻失地，未免無顏對祖宗。睡獅之說有由來，昨日亡遼今割台，昏然罔覺似心死，坐見侏儒長蓬萊。徐福之後竟忘本，凡有血氣誰能忍？報仇雪恥衆志同，世人齊說睡獅醒。睡獅醒兮百獸驚，醒獅睡兮萬類鳴。欲把睡獅齊喚醒，且聽尼山木鐸聲。

# 國家主義論文集目錄

- 一、釋國家主義……………李璜
- 二、國家主義正名……………李璜
- 三、國家主義之今昔觀……………陳逸凡講 吳俊升記
- 四、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陳啟天
- 五、國家主義答客難……………李璜
- (一)答無政府主義者
- (二)答共產主義者
- 六、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曾愚公
- 七、推論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靈光
- 八、醒獅運動發端……………陳啟天
- 九、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釋義……………曾琦
- 十、中國的國家抵抗及其步驟……………靈光

- 十一、教育建國論發微……………余家菊
- 十二、中國教育宗旨問題……………陳啟天
- 十三、國家主義的教育之進展及其評論……………吳俊升
- 十四、再譚國家主義的教育……………李璜
- 十五、國家主義與教育……………陳啟天
- 十六、國家教育政策發端……………陳啟天
- 十七、國家主義與國民教育的改造……………陳啟天

# 國家主義論文集

## 釋國家主義

李璜

### (一) 國家主義的真意義

請先言國家 (La nation)。國家是甚麼？一定的人民，占有一定的土地，保有一定的主權；而此人民本其自愛的心情和其生活的條件，此土地也，不容人侵奪，此主權也，不容人干犯；有前人時時締造的艱難，即有後人世世保守的責任，有一種特殊文化的貽留，即有一種相當感情的回顧；因而國家不獨有其實質，又復具有其靈魂。

中國人有這樣的國家觀念沒有呢？曰有。就常識言之，中國人如果沒有這樣的國家觀念，又何必反對歐美人來在中國開發富源？同是世界的土地，讓世界上的人來開發，又有甚麼不好，而中國人無論何黨何派，必一致起而反抗之，可見中國人未嘗不知有國家。

然則中國人便能說都有了國家主義 (Le nationalisme) 嗎？曰未能。主義者有一定明瞭的意識，不徒恃盲目激刺的感情。社會學家曾在社會的趨向上面分出兩種狀態：一種是含混的狀態 (État flou) 一種是意識的狀態 (État conscient)。在含混的狀態之下，趨向雖似乎一致，然而彼此善惡的判斷既不一樣的明確，彼此所標的對象便有遠近之差，彼此所具的分兩便有輕重之別，因而說法便多端，感情便散漫，而動作起來便減却了多少的力量。所以主張國家主義的人便是要將這種含混狀態的國家觀念，加以明確的解釋，誘進之使為意



識狀態的。

本來一種對於社會上的主張都是根於這種含混的社會心情，這種社會心情，又本乎這個社會的歷史，換言之，即其自身的組織與其所處的境地。因此一種主義并不是少數人可以不問社會情形，隨意杜撰，隨意移植的。歷史不同，境地兩樣，心情便異。徒有主張，不能共喻，不能相生，便不能同往。譬如在從前中國還不知有外國而以國爲天下的時候，便來提倡國家主義，或是今日中國還沒有大實業而未成資本制度的時候，便來提倡集產主義，都是一樣的違反了這個不可抗的事理。主張國家主義的中國人也無非是認定在社會的進化程途中間，此時具有這樣的組織，處在這樣境地的中國有國家主義的要求與必要，因又從而長養之罷了。這種主張是應乎時勢而生，是一點不用勉強手段的。

然則國家主義的要求是些甚麼？我們上面說過國家主義并不是少數人的杜撰，則其產生與其意義，自有他的事實的根據和歷史的背景。請略述之。

原來國家的存在確已是很早的事，而國家主義的發生不過近百餘年的事。這是因爲拿破侖要想征服世界，已經將許多國家用兵力壓制在他的威權之下。於是被壓迫的國家便由於這種境地生出一「國性」(Nationality)的問題。受拿破侖之威迫最甚者爲德意志與西班牙。於是德意志與西班牙對於這個「國性」的要求也最烈。於是一「國性」的學理便一時流行於政治界，全歐各國家隨着這個學理而有趨於改造的現象。

「國性」乃是國家的人格。每個國家從其靜的 (static) 組織成分而言，有其種族之不同，地理之不同；

自其動的 (Dynamique) 組織成分而言有其文化之特殊，信仰之特殊。於是每個國家所有的國民其生活的志願便不能盡同於其他一個國家的國民。本着這個特殊的生活志願，便發現特殊的生活狀態。因此由內而外，皆認識得一個羣體的自我 (Le moi collectif)。這便是國家人格的構成與表現。每個國民在性情與行為上皆具有其國的國格。我們偶一接觸英、法、德、日等國人，便分別出他們各國的人性情不同，思想兩樣。我們可以一指出他們不同的特點來。這些特點便是國民的樣範 (Les types nationaux)。法國國民有法國國民的樣範，英國國民有英國國民的樣範。未有一國國民的人格不表現出他的特別的樣範。明白言之，這種每個國民人格的放大便是國家的人格，這種國家人格的縮小便是每個國民的人格。所以國家人格受了損失的時候，國民人格便立刻感覺得受了損失。全靠這小己與大眾的情感意志相黏着，相影響之力，便成功國家的意識 (La conscience nationale) 和國民的靈魂 (l'âme du peuple)。

國性問題及其學理便基於這個國家意識和國民靈魂。在拿破侖威力最盛時代，在被壓迫的國家裏，大事活動起來，對內喚起國民的精神，對外要求民族的獨立。拿破侖雖挾雷霆萬鈞之力，而終莫可如何。但是這個國家意識，國性問題的顯著，一半雖由於拿破侖壓迫，一半還與當時文化的程度與交通的發達有關係。然後方才真正認識了彼此之不能苟同，彼此之不能受制。盧梭對於這一點最看得清楚：「文化愈進步，社會意識愈明瞭，由回想的生活而方了然於彼此權界之義。個人與個人，社會與社會間方顯出了自由的人格。野蠻人是隨乎習性的生活，只知服從強力，施用強力，而不知主張其相當的權利的。」(見法國社會學年報第四卷第一四一頁)

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諸文明國家既已有了明瞭的國家的這個社會生活，而交通發達，一國內的人接觸頻繁，而與他國人接觸亦頻繁，因此此十分認識了本國人，更漸漸認識了別國人。於是黑格爾所謂的一國國民共有的「志願的統系」(Le système de volonté)便自然發生。這種「志願的統系」既成了一國國民的「智識的本體」(l'essence intelligible)所以萬萬受不得外國的無理壓迫，而要全國共起，以謀抵抗。因為有了這回抵抗，志願愈堅，團結愈緊，因此拿破侖之壓迫便恰恰足以助成國性的伸張，民族的獨立。隨着拿破侖之敗，「國性」的要求便在歷史事實上大大發展起來。最著的如一八一五年日爾曼聯邦之成立，一八二七年希臘由各國承認而獨立，一八五六年加富爾之再造意大利，一八六三年鑷刀黨之要求新波蘭，皆本這個「國性」的主張。既然這種主張深合乎事理民情，而又有德意等國的大成功，於是國家主義的思潮便勢不可遏，傳遍全歐。被壓迫的弱小民族都隨之而起。十九世紀中間，以國家主義相號召相集合的政黨，便不斷的成立於各弱小國家中：愛爾蘭國家主義黨專以之對英倫而要求獨立，捷克國家主義黨專以之對奧國而要求獨立，波蘭國家主義黨專以之對全歐而為獨立的運動，土耳其青年黨也同此意義。——這四個國家主義的政黨在今次大戰後都成了功：波蘭，捷克，土耳其均已復國獨立，愛爾蘭雖未能完全獨立，但已得着相當的自由。不過愛爾蘭國家主義黨不能滿意，而尚在極力運動中。

法國在一八七〇年大敗於普魯士，受了城下之盟，於是國家主義的思潮便也張大起來。一起首便由他們輩有家出來主張以國家為前提的教育方針，風行全國。後來因為得來非事件 (Tallaire Dreyfus) 發現了有

人賣國，於是便成立了一個國家主義的政黨，出來專反對外國人在法國國內的勢力，而尤其注意於猶太人的行爲。後來雖發現得來非賣國事件不確，而此黨仍舊成立，以至於一九一四年歐戰開了的時候，便由此黨出來主張，不分黨派，一致對德，於是有了右黨的以國家爲前提的聯合（*Unio nationum*）與共和派以國家爲前提的合作（*Cartier nationae democraticae*）其宣言均以一致反抗德兵侵凌與保障法國領土主權爲言。

戰後德國因受凡爾賽條約之壓迫及英法兵之久占其領土，感受痛苦甚深，於是以前國家主義相號召的政黨復盛於其國中，但分兩派：一派以舊日軍官爲首領，力主報仇雪恥，法人呼之爲急進國家主義黨（*Parti ultra-nationaliste*）；一派以文學者及政治家爲首領，以抵抗外力，重興德國爲務，這後一黨要算是現在德國政治界最占勢力的了。

國家主義的發生及其政黨的成立略如上述，本着這些歷史的事實和國家主義者共有的要求，而國家主義的定義遂如下式的發現於辭典字典中：

國家主義乃是對於其所屬的國家而特有的一定的志願（*La préférence déterminée pour ce qui est propre à la nation à laquelle elle appartient*）。

國家主義乃是被壓迫的國性的政治上的要求（*la revendications politiques des nationalités opprimées*）

國家主義乃是疾視一切所有不以國家的舊信仰爲根本的學說（*Qui considère comme mauvaise toute doctrine dont le fondement n'est pas la tradition nationale*）

國家主義乃是反乎國際主義而言 (ils' oppose à l'internationalisme) —— (以上定義皆見法國辭典

Nouveau Larousse 與 Larousse universel 中)

國家主義乃是一國國民對於其國所特有的一定志願，國家主義乃是被壓的國性的政治要求，此二要義已經在前面略為解釋。至於國家主義何以疾視一切不以國家舊信仰為根本的學說？何以反乎國際主義而言？下節當釋之甚詳。我們還願再在這里對於「國性」問題繼續說幾句話，因為集產主義的馬克斯和恩格爾斯本他們的經濟史觀，無政府主義的蒲魯東和克魯包特金本他們調劑生產力的說法，都在在否認這個「國性」的存在，我們不能不將他們的說法略為評判一下，以便兩相對照更表現國家主義的真意義。

我們知道馬克斯和恩格爾斯專是從經濟方面着眼來解釋社會現象的。他很足以表示出他們的意思的兩個字，就是社會的信仰，組織法制等均是一空虛的間架 (Superstructure) 惟有經濟纔是「實在的間架」 (Infrastructure) 也是從生產力 (Powers productives) 來的，這個力又是從平民階級來的，因此他們只見看階級的利益纔是真的，國的利益乃是假的。主張和實行國家主義，無非是某一階級欲藉此說以擁護他那個階級的利益罷了。譬如馬克斯解釋德國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七十年的建國運動，便完全以為這是德國資本階級主張他的階級利益的運動。他以為其所謂「國性」乃是一種「階級的國性」 (Nationalité de classe) 這種資本階級的國性的要求，是平民階級對之不能生出感情，而所不願意參加的 (大意見 Charles Adler 的

Commentaire du Manifeste communiste, P. 69)

蒲魯東雖然主張無政府主義而與馬克斯異其旗幟，但他也是特別注重經濟生產力。他在戰爭與和平一書中認國性的成立在在足以蹂躪生產力，妨害生產力，他要想把這個國的範圍除去，然後纔能得世界經濟生產力的平均。因此他在書中特別加上一章，叫作「反對國性的原理」(Contre le principe des nationalités)。他爲擁護他那個超國界的生產力平均的說法，他簡直承認維也納條約宰割弱小都是對的。因爲足以平均一部分生產力，他甚至說波蘭既已表現無能力再生活下去，便該當讓別人來開發以平均生產力，不該當再要求獨立生活了。(見原書 1.320-324)

克魯包特金要比蒲魯東的主張溫和一些。他在一個反抗者的話 (Les Paroles à un revolté) 上而說明國與國爭純由經濟使然。普法之戰便是柏林銀市與巴黎銀市的戰爭。照他的意思，只要這個國與國的經濟紛爭一旦解除，則國與國便不會再有戰爭。於是也就無分國與國的界限的必要了。

馬克思與蒲魯東，他們倆對於取消「國性」的目的雖各有不同，但是他們倆皆純從經濟方面着眼却是一樣的。我們一到眼，便可以覺着他們以經濟史觀，唯物觀念來解釋國性，否認國性的說法過於簡單。所以他們的結論便都自然而然的走到偏激的地步：一個說國性是資本階級的，平民對之不會生出什麼感情，而且他應該當要的一個說國性原理根本不能成立而且有害，因此波蘭便不該當再要求獨立了。天下事那有這樣簡單的道理！最可怪者！馬克斯蒲魯東都是根本主張自由與正誼的人。個人的自由正誼，階級的自由正誼便千真萬真，一個人與階級受了壓迫與侵凌便能生出「不平則鳴」的情感，而一個國家受了壓迫與侵凌，便不能生出

要求獨立的情感。這未免有些不合邏輯的道理！因此關於「反對愛國情感」一義，就是馬克斯的門徒也覺不能始終主張。意大利一個信奉馬克斯學說的健者拉卜里約拉（Labriola）便在他那本論加爾倫馬克斯書中指出：一國家要求獨立的需要與一階級要求獨立的需要是根於一樣的情感的。他書中最明瞭的話是：如果反對愛國情感這一派（Antripatriotisme）一定要堅持到底，引中到頭，他會一直的自家弄得否認了他本意所欲增護的「階級戰爭」。因為階級獨立的需要，其自身也是基於一種情感的事實。如果誰覺得國家要求獨立這種情感，不合邏輯，那嗎便該當覺得階級的要求獨立這種情感，也一樣的不合邏輯。（見原書法文譯本，P. 211）

況且我們前面曾經說過：國家所以能够成立的要素不獨在經濟所需的實質，特別在歷史所付的靈魂。德能（De Tannu）說得好：一個民族的「國性」的成立是基於他的過去的回憶的；這種回憶並且是全民族無分階級，都一樣具有的。所以一遇外界刺激便同時一齊感覺得不安：一個國家被了侵凌而全國國民都要起來抵抗，便全靠這個共同回憶而發的情感，絕不是只靠利益的觀念。不然，何以馬克斯本人平時只知有階級利益，不知有國家利益，而到了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要開的時候，當時德國國內空氣特別緊張，他這些輕視情感的人也動了感情，發出第一個宣言，承認「德國有自衛之權，因為他被人侵犯了。」戰爭開了，空氣平靜一點，馬克斯才變了論調，發出第二個宣言，勸兩國平民要停止戰爭。但是完全不生效力，德國工人既不斷的打着馬克斯所謂「自衛」的旗子上前敵去，而法國「巴黎工人國際聯合會」也都到前線去打衝鋒去了！（詳見C.

Guyau 的 *Le Message des section françaises de l'Internationale après Sedan* 馬克斯兩個宣言文見 Charles Longuet 譯本 *La Commune de Paris* 中)

馬克斯這個失敗，不但足以證明國性的學理不單是爲的經濟利益，而且足以見得平民不只有爭麵包的問題，不然，爲什麼在巴黎工人國際聯合會爲主任幹事平日那樣主張得起勁——馬克斯很誇獎他們——而德兵一入法境他們便忍不住的要去效死呢？這就是因爲工人對於國家是一樣的，有共同的回憶：無論何人，他的人格絕不只受經濟生活的支配，他有社會的生活，精神的生活，感情的生活。則一國亡了，豈能說那一國內的平民便無所損失嗎？至少他們精神上，感情上之不安與其他階級的國民是一樣的。

國家主義的真意既不只是建立在經濟上，則純從經濟方面着眼絕不足以說明國性，純從精神方面下手，絕不足以破壞國性。此所以共產主義自馬克斯以來日日欲將他們的一階級戰爭「做到超國家的地位而至今未能！

## (二) 國家主義的真精神

我於前篇已略說過，國家主義乃是基於一國國民所共有的志願，則國家主義的精神所在，已略可見。茲篇願進而細細的闡明此特有的精神：

唯物史觀的集產主義以爲社會只受經濟條件的支配，人生只重物質欲望的要求，換言之，只要大家肚皮一裝飽，則萬事如意，天下太平。無政府主義也對於他的理想偏於經濟方面的解釋，以爲只要做到「各盡所能，各



取所需」的地位，便算滿足了人生的理想。集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都未免把人類看得太簡單了，生活看待太機械了！人類不只是一個飢了要食，渴了要飲的機體，他還有喜怒哀樂愛惡這一些情感，明白言之，他不但有物質的生活，而且精神上的生活還更重要一些。孟子把這個意思說得最清楚。他道：「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所以我們常以爲中國儒家所說的「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道理不是講唯物史觀的人所能了解得到的。人生不是死板的，隨着環境與習性得過且過便算了，他時時都有一種願欲一個要求。所謂「一生之欲求」(Wohlsein-Wille)是繼長增高，無時或已，而且精神上的欲求比物質上的欲求還急迫得多！一個人精神上無所系屬或有所需要，往往雖有美食，不能下咽，雖有華屋，不能安寢，因此食前方丈，席豐履厚的人常常羨慕坐樹蔭下吃黑麵包的人之樂爲不可及；人生苦樂的懸殊或大半在此面不在彼咧！

執此義以推理，然後舉凡精神上的事物，倫理上的主張便有了他的真實的根據地，而爲經濟史觀的論調所不能動搖得到。試略舉一個實證來說：

歐洲人的物質生活總比中國人豐富多了，歐洲一個工人每日的享用遠過於中國的縉紳。以歐洲人比較中國人，真可謂特別有生之可樂，該當是特別惜死之可悲了！然而每逢國家有了外患，或被人凌辱，或被人侵犯，則歐洲人無論英、法、德、意那一國的國民皆不能一日安於故常，很規律而且熨貼的一日三餐，很溫柔而且美麗的少妻稚子，沙發椅何等的舒適，比雅樂何等的悅耳，皆一旦捨去而不顧，置身戰壕，飽受炮彈，十人而九死，懷唯物思想的人看見這種情形必定很詫異道：何苦來！何苦來！無以爲解釋，則仍以其唯物主義的態度，而推論此不過

由於少數精神階級欲保全其私利，或圖謀其榮名而假執政的權威以驅衆人於死域而已。定說在事實上不可通的地方，即是歐洲習於爲國而死的國民皆係採的徵兵制度，人人須當兵而上前線；戰爭一開，精神亦不能倖倖免死。死既不能免，私利又於何有？假使人生只重物欲如唯物主義者所言，則物質上最能滿足之歐洲精神絕不打這樣蠢的算盤。即使少數將算盤偶然打錯，多數又何以如此其信從之前仆後繼，父促其子，兄促其弟，一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詩人史家哀惋之辭，毫無所動於胸中，是何所爲而然？是不能不說本國家主義而爲犧牲者有精神上的要求的原故。

我們既不能不承認這種愛國精神的存在，於是更進而解析這種精神，說明這種精神。

解析精神上的事物，在一些哲學家眼裏看得很神秘。他們以爲凡屬心理尤其是感情的現象，便不能解析而且難於說明。他們便付給一些神秘性在精神生活上面，使他變成好像不可捉摸的東西——便有時因此引起唯物思想的一種反感，而遂生出唯物方面的解釋。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中間交替那一百年的哲學思想，便是神秘派惹起唯物派的反響，而唯物主義特別反精神主義（Spiritualism）以自張其軍。

近今一些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對於解析精神上的事物又另有其蹊徑。他們應用生物學上的環境說，遺傳說，感應說，將精神生活的來源大半歸之於外界的陶鎔和社會的影響。譬如說愛國，則近今一些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大半說因爲一個社會裏衆人都愛國，潮流所及所以一個人便不能不愛國。并且既有了國的生活，受着許多這種生活上的刺激，所以愛國心便隨着這種國的生活爲相對的發展。

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這種說法當然比一些哲學家那種神秘態度高明多了。他們究竟給我們一個解答。而且這個解答將我們生活實況的各方面都顧到了。不過他們不能使我們十分滿意的便是這「愛」的源頭。他們終沒有捉住。他們說衆人都愛，所以一個人不能不受這種潮流。那嗎，這種愛在他們看來，似乎有些被動和勉强的意思。說他被動和勉強本來未始不可；因為玄學上的「個人自由選擇」(libre arbitre)一義本來是難迴的事。不過愛的趨向雖不能不與外界生活生密切關係，而愛的本體（或稱良能）終有他的獨立存在的價值。所以我們談感情生活，在在不能離却人的天性說話。認識了天性上本有這種愛，則愛國、愛鄉或愛人方有真實的源頭，而不是虛浮的。於是方了然我們愛國并不是隨聲附和或有意鋪張，是本乎天良而又緣於實際，有不得不然的意。

孟子最能形容出人之天性，他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他在前面更設證道：「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孟子這一些話是本於孔子在中庸上所說的「天命之謂性，」性就是喜怒哀樂。我們每個人本着這羞惡是非喜怒哀樂的天性，所以一出世來便有愛和惡這兩種相反的情感——或者說有所愛便有所惡，有所惡便有所愛；甚至愛之便欲其生，惡之便欲其死，也是人之常情。

孩提之童何以便莫不知愛其親者，因為他既本着赤子之心，而出世以來便受着他雙親的保育衛護之，撫養

之，使他能暢其所以生，但是，一人不只靠父母的恩惠，便可以長得成人，出世以來靠社會的恩惠也很多，并且社會愈進化，一個人依賴社會方面的幫助更重要而繁多；野蠻人不靠社會大家的幫助去抵抗食人的猛獸和嗜殺的鄰居，一個或一家的野蠻人，便早被猛獸食了，或被其他部落的人殘殺了去。所以野蠻人時時受着他們部落保護的恩惠，便很愛護他們的部落；他們部落中的一個人，被外人殺了，全部落的人都要爲他報仇的。因爲能够這樣，他們全部落的生活纔會繁榮，纔不會爲猛獸或殘鄰所隨意蹂躪。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常說：「野蠻時代，只知有部落，不知有個人。」這個話是真的。因爲如果不是這樣，他們個人也就隨着部落早消滅了去了。部落進化便成功市府。上古希臘人那樣愛護他們的市府，殺身保有之，悉心粉飾之，今日只餘一磚，一石，一歌，一事，遺令許多文人遊客發思古之幽情，詠嘆之不置！市府進化而成功今日的國家。國家雖比部落和市府擴大得多，文明得多，但是其所以成功爲社會的意義是一樣的。有了這個社會，個人的能力便不單弱，便不容易被外界摧殘，可以相保共存，力圖向上的發展；有了這個社會，個人的活動便有所依據，分功勞，作有相當的場合，有選擇的範圍；尤其是有了這個社會，便可以將先人的恩惠流傳下去，個人的精神纔有所依歸。所以國家這個字在精神上言之，又稱爲祖國（La Patrie）。祖國這個祖字，便是表示依戀之意，所謂安身立命之地是也。

試想一個國民自從呱呱墮地以來，受着國家的澤惠（Le Patrimoine）是如何的大！無論穿衣，吃飯，說話，睡覺，讀書，一舉一動，皆要靠國家所有的制度爲之規定，文化爲之導引，文物使之享受，信仰使之依歸。這些都是祖宗歷世屢代，經過若干的艱難，費了無窮的心血，然後纔給出這種種方便與後人。因此，無論生在何種文明國家的

國民，如果自謂有生以來未曾受着這個國家文明之賜，則真未免有些忘恩！主張馬克斯之說者，勸輒說：『平民不有國家寸土，便不受着國家的澤惠，於是便不該當愛他的祖國。』我們要問：『國平民穿衣、吃飯、說話、作工等，等能逃出其國的習俗麼？這個習俗究竟與他有益與否？如果一個國民真不要受着他的國家的澤惠，則不該去應用通行一國的語言以表示他的意思，通用一國的工具以完滿他的工作，他該當自己去發明，既不能單獨發明，單獨生存，而事事皆必與國家這個社會的習俗相融，則個人之爲個人，焉能認爲是赤裸裸的，而與社會無因緣，而鄙習俗爲無用！要知這些習俗自其靜的方面言之便是制度，自其動的方面言之便是文化，自其實質方面言之便是文物，自其精神方面言之便是信仰。制度、文物、文化、信仰種種皆是一國家的民族性的結晶。既生在一國國家裏，便無法逃脫這個民族性，既無法逃脫這個民族性，則一個國民的精神在在都含有他祖國所積累，同族所共有的那種精神。因此我們所以在理論與事實方面都能够得祖國的靈魂便是國民的靈魂。祖國一旦失了面子，國民精神便要立刻不安起來；祖國亡了，國民便要喪魂失魄，無所依歸，萬劫千磨，都非得國命重光，國魂恢復而他的精神纔得安寧。請看猶太人亡了國幾千年，宗廟已化爲邱墟，而年年從歐美往東方哭祭於耶路沙冷荒煙亂草中的猶太人，尙至今不已！又看滿清馴服漢族至二百餘年之久，到了末年，只要幾個書生出來不惜頭顱，登高一呼，而全國響應，不數月便推倒滿清，這是何等的神速！這些往事都足以證出全國國民的精神自有一致的所在。本了這一致的精神，大家始有了共同的希望，本這種共同的希望，大家便有了共同的責任。這個責任便是共同保守祖宗之業而光大之。

責任便是良心上的承諾，所以是倫理上的第一義。一切倫理皆本於這個承諾。當父母的人對於他的兒女能本這個承諾而去盡教養的責任，便謂之慈親。當兒女的人對於他的父母能本這個承諾而去盡供奉的責任，便謂之孝子。當鄉邑的居民能本這個承諾而對於他的鄉里去盡保護的責任，便謂之義士。當一國的國民能本這個承諾而對於他的祖國去盡保護的責任，便謂之愛國男兒。原來道德是甚麼？能有所承諾，能盡其責任，而犧牲其一己之私利以爲人或爲社會耳！父母之慈，兒女之孝，義士之行，愛國之忱，皆在能犧牲與否而爲其道德之標準。真能愛國者即是真能犧牲其一己之私利以爲國家之公利，是爲國民道德之極致。反之，自命清高，只顧一身干淨，如中國式無政府主義的道德，便是國家主義的仇敵。戰國策上趙威后問齊使曰：「烏林仲子尚存乎？其爲人也，諸侯不得臣，衆人不得友，何以至今不殺也？」陳仲子這一流人物看來好像與人無忤，與世無爭，很好的人了。何以趙威后還要殺他？因爲假使衆人都學陳仲子，一個社會便要解體，便要消滅。一個社會之所以存在，全靠心理和生理的契合關係而生出互助利他種種行爲以爲社會的樞紐。陳仲子要勉強除去了這個關係，不但是不合情理，而且足以消滅社會自然的生機。並且他這種絕對的個人主義的辦法也是很不能澈底的。陳仲子自以爲棄兄之室弗居，棄母之食弗食，干淨得了不得。其實他還是要靠他的老婆織麻布度日。井上的野李子只不過供得三個，那有那樣多的野李子來供給陳仲子一生咧！所以孟子譏諷得他最妙：「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者也。」陳仲子要想真正自由，一介不與，一介不取，除非他不要吃飯，去變蚯蚓。

陳仲子這種精神是正與國家主義的精神相反的。陳仲子這種道德，在國家主義者眼中看是來非道德性的。

(*inhomel*)。因為國家主義者深信「人爲社會的動物」這個原理。既然人是社會的，則該當處處顧到人的道德是含有社會性的。質言之，忘却了社會的一種倫理主張，便失了他的道德的價值了。道德的一個主要目的，本來在使一個社會有個相同的路子，本一種同樣的「價值判斷論」而全社會的行爲方纔有個重心，因之各自分離，足以破壞這個重心的倫理解釋便爲社會道德所不許。——其所以不取，還是因爲他忽略了社會性，而不能圓滿其理論與其行事的原故。——中國社會常常講究私德，在私德的行爲上本來還是含有社會性的，如像節儉安分等都是與社會有益的，不過推而至極，如像上面所說陳仲子的那種辦法，便不近情理了，便反有害社會了。中國有句俗話：『各人打掃門前雪。』各人打掃門前雪本來是好的，但大家只管門前的雪，絕對不過問街中的雪，結果各人門前雖掃得干淨，而街中間還是無路可走。可見這種絕對的只講私德，就是在一件小事上也不能得圓滿的結果的。

我們在說明國家主義的真精神以後，而要略將個人道德與社會道德在這里比較其得失，因爲中國守着個人道德數千年，太固蔽了一些。國家主義的道德便是要將家族道德之義推而廣之，愛己愛家的精神本來不錯，不過在二十世紀的今天，要其能安身立命，以保妻子，則非善推其恩以愛護國家不行。此所以國家主義的真精神爲今日中國國民所必具也。

### (三) 國家主義的真趨向

我們抱着前面所說的那種明瞭意識，本着前面所說的那種根本精神，則國家主義的真趨向已不難引伸而

出就原則上言之，凡足以恢復或表現國家的人格，凡足以振起或團結國民的精神，凡足以發展或豐富國民的生計，則國家主義的政策當期不遺餘力以趨赴之。就事實方面言之，國家主義的政策亦不過在安內攘外而已。非安內不足以攘外，非攘外亦不足以安內，現在中國譚政治者已十分留意及之。但是內將如何去安，外將如何去攘，則說法多端，極不一致。在這異說紛紜中間，國家主義者願明白地宣布他的意見：要以國家爲出發點，則安內攘外，都纔有個明白的根據，明白的對象。對人對己都纔有個始終一致的態度，前後貫徹的精神。請在事實上略爲說明之。

### 茲先言攘外：

攘之義，卽屏之於門外之謂。齊桓公尊周室，必攘夷狄。因夷狄侵入周室，非攘之則周室且不能安然存在，何能言尊。自尊者當不欺人，更當不受人欺。凡入我門來，我以禮遇之，處處讓步，而客乃目無主人，得寸進尺，大逞其野心，未幾欺人太甚。我如係自尊之主人，則必立屏之於門外。因此門內我有主權故也。本此自尊之心，與此主權之界，則凡侵我者，欺我者，皆在所必攘，毫無疑義。中國人盡力與歐美日本人周旋已幾十年了。始而譏我閉關，我則開關以納之。納入之後，客使不斷的侵略主人。既已鴉片毒藥害及我身體，又以天主耶穌害及我精神。以兵凌，以利誘，其惡不勝枚舉。我雖欲親之，其奈此客實在不可親！因爲此客自來便認此主人爲奴隸，身份與他不相等。我們雖想打親家，「齊大非偶」，這個親家實在打不成，還是照着子曰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我們要想免於侵略，只有求之在我。自堅其壁壘，自求其解決。國家主義的對外政策，是不願依人爲活的。親日親英既所深惡，



親美親俄亦所不取。不但這種搖尾乞憐的態度有損國家的人格，并且乞憐一會，毫無效果。中國人也曾經上過當兒來！總之，外交之義，是彼來我往，受施相報。善遇我者我亦善遇之，利我者我亦利之，仇我者我亦仇之。此人與人間之誦義，何獨於民族國家間而不如是。

有人要說「弱國無外交」——中國許多媚洋人畏洋人的外交官失敗了便以此話卸責——我們要請他翻一翻十九世紀自法蘭西大革命以來歐洲的歷史。一八一五年，戰敗了的法蘭西還能有操縱維也納會議的達列朗 (Talleyrand) 一八五六年得統一的意大利全靠有氣魄有手腕的加富爾 (Cavour) 大戰失敗之德人至死抵抗，而有今日法人之讓步。四面被困的俄人拚命幹去，而有今日列強的承認。誰言「弱國無外交」！其所以無外交，實在是無有手腕有氣魄的外交人才，無富理想能犧牲的勇敢國民以與強者相抗而已。強者既有意凌我，安心害人，則除拚命抵抗以外，還有何種辦法？始終捨不得拚命抵抗，故始終無外交之可言。受氣讓步已成習慣，自然東交民巷一聲呵斥，便嚇殺了政府中人。

別人又說：列強凌我，我固當抵抗之。但又有外人願助我去其患者，則我們的態度又將如何？助我者我自然歡迎之，但是世未有徒賴人幫助而能終去其所患者。牆壁不修，主人疲病，夜有賊來，鄰人為趕去之。這種隣人之助固可貴，但是如果主人終久疲病，牆壁終久不修，則盜賊將又來不已。鄰人之助又焉能終久依靠！姑不問此種隣人之助中間有無野心，而一個大國豈有能依人爲活之理，故所以國家主義的外交政策在在排斥依賴性的親善主義，而主張自強不息，要首先靠自家的能力，全國拚命，在帝國主義中間殺出一條活路來。

不過歐美人近來侵略人國，已不同於從前專以兵力從事了。他們已發明了經濟政策，殖民政策，來特別吸取弱國的骨髓，使弱國精華盡竭，只餘形骸，以免費兵力去占領。而只要握了關稅權財政權以後，再派幾個資本家去經營，幾個傳教士去欺弄，便好了。這種計畫真是省事，不煩一兵，不遣一將，便能將像中國這麼大一塊領土的經濟生活把持在手裏，弄得中國人實業無法提倡，生計無法發展，窮餓不堪，爭奪不已。十餘年來內亂之源大半在此；經濟權不能獨立操縱，對外不能保護商業而與人競爭，對內不能發達國貨而力求自給。因此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不能不主張李斯特的國家經濟。

李斯特(List)是國家經濟(economic nationale)的提倡者。德意志一八三四年的統一關稅，實行保護政策，便是實現他二十餘年所堅持的主張。他所主張的根本的意思是：一、一國經濟權不能獨立操縱，便算不得獨立的國家。二、所以他爲德意志所要求的兩條是：(一)國家要得着他自己所應有的經濟自治權(Autonomie économique)。(二)國家要保護着他自己國內生產者的國內市場。前一條便是收回關稅，後一條便是保護貿易。中國今日的經濟政策尙有更重要於此者的嗎？我們不首先向外國收回關稅，以調劑生產，獎勵生產，不行保護政策，那能與外人言商業的競爭？洋貨稅輕價賤，自然把力弱本小的國內土貨衝滅了。我們自家的實業品一天不能在國內占勢力，使一天要被人剝奪。像今日這樣門戶大開，外貨充滿，簡直可以使膏血盡竭，坐而待亡。因此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在首先向外人爭回關稅權，而實行保護貿易，以理爭不行，則以力爭。以力爭不勝，亡也亡得痛快一點，免得暗受損害，至死不悟。而一班自命學者的中國所謂名流先生尙在那里說：「中國既成了歐美

人的好商場，歐美便不會侵略中國了。他不知好商場便已經是侵略地了。

對外尚有多端——如收回領事裁判權，收回國家教育權等，一時難於盡述。但其重要莫過於上面的兩件事，即自主權與保護權之收回。中國人一日不爭回此兩種權利，便一日不能有來蘇復興之望。雖然，像今日這樣藩籬盡撤，內爭不已，焉能驟然得志於此。必先除我內患，後修我內政，所謂十年生聚，十年教養之後，歐美日本人當有所畏忌，而能向我讓步。於是我們又說到安內上來。

內國之不安寧，而且自相殘殺，在這二十世紀的國家中，要算是中國所獨有的特殊現象了。中國何以獨有此怪現象，偏於經濟的解釋者曰：生計問題使然而已。但是中國現在之亂，并非階級戰爭，而純為的是飯碗問題。一班好亂的偉人，奔走的政客，且皆是面團團的富家翁。偏於地理的解釋者曰：幅員太廣，難於統治故耳。要知中國幅員雖廣，而乃在一大塊土上，如謂地廣便難統治，則大不列顛帝國殖民地遍全球，又將何法以統治之？并且中國這塊土地在歷史上曾經受統治過數千年，何以至今乃不可收拾？於是我們不能不去用歷史哲學的比較方法，以求解答。我們先用內比，以本國歷史的前後相比較一下，何以從前安而今日不安？何以從前易於統一而今日不易？然後我們再用外比，以他國歷史比較我國歷史，去看出彼此的經歷或有程度之相差，或有早遲之不同。比較而觀，不難見他國亦曾經過中國這種現狀，而他國用何法以出此現狀，則大可注意矣。

在歷史上，今日的强大國家皆有所謂他們的民意建國時代。如英吉利之法典運動，法蘭西的大革命，德意志的聯邦政府，皆是為脫離內國的專制暴力，抵抗外國的侵略行動，而一致的團結起來，穩固他們的國基。當其在

未能團結以前，還不是有宗教之爭（如法之望代戰爭 *Guerre de Vendée*）藩王之戰（如十五世紀之日爾曼帝國）其間也會經過多少年，但他們怎樣的去團結，而終能聚散沙於一盤呢？他們利用兩種共同之點：即共同利益與共同志願。我們前面曾經說過，德意志之建國，全靠統一關稅，法蘭西的大革命也是由於要統一法律。關稅法律一經不受外界威權的任意支配，則全國人的利害便日趨於共同。既然能共同其利害，則長相保守而勿失墜的同志願，也就格外堅固起來。請看德意志人本其民族民權之同志願以攻破命，及外力既去，關稅法律統一而德意志人民便相結不解，以至於今，在患難之中而聯邦尚毫不有分裂的現象。再請讀法蘭西大革命時全國各省區代表在巴黎（*Champs de Mars*）的誓言！歷史家都說自有此誓言後，法國方纔建立真正統一的國家。從前的統一皆帝王兵威征服之力，非全國民意的統一。威力一衰，勢將瓦解。有此誓言，便表示出全民真正同志願的集合，而能始終相守不衰。（大意見米失勒 *Michalet* 法國史）

中國全國國民今日已有這種志願否？口沒有，其所以能偶然共同起一些反對列強的呼聲，皆受一時的激勵使然，而且只限於少數人。若則尚有政客武人，利用外力以領異黨，反能號召為亂於國中。因此我們不能不說中國國民尚沒有共同利害的十分感覺，所以沒有很熱烈的共同相保的志願。國家主義的對內政策，便是針對這兩點下手做去：一方面固然要在國外國內的暴力之下收回經濟權法律權而統一之，而一方面更要極力訓練團結全國國民，滋長這個共同的志願。國家主義便要全靠這個全民共同志願，把中國建設起來，使各行省區域本自由意志重與聯合一過，成爲一個不但形式上統一，而且精神上統一的國家。因此國家主義者所主張的統

一乃是民意的統一，所主張的聯治，乃是民意的聯治，而最反對少數武力的統一與多數軍閥的聯治，更明白些說，便是國家主義者主張全民政治，而反對獨夫或一階級的專制。

且在今日這種強鄰思逞，國賊專橫的時代，國家主義者更要極力團結全民之力，以共抗惡魔。因此他主張「階級合作」，而反對「階級戰爭」。階級戰爭之是非，我們在此姑不具論，而在處境如斯的中國內，國家主義者認爲主張階級戰爭者，算是藥不對症，於國事有損無益。因此國家主義者不在此日驅除國內外暴力的時候，要主張各階級合力同心去從事於革命運動，並且來自全民革命之後，也要一樣主張各階級合力同心去從事於建設工夫，因爲國家主義者既以國爲唯一的對象，則國家者全國人之國家，不是幾個人或一階級的人所能私有的。既不應私有，則國家的利益即是全國人的利益。不但當與全國人謀之，且當聽全國人謀之。因此國家主義者的立國政體，必須是全民共和，而不是獨夫或一階級專政的。

說到這裏，留心社會問題的人，必定要問國家主義便不問平民生活，便與社會主義無關了嗎？國家主義既處處留意到全民幸福，豈有不顧慮到平民生活之理？并且一國內如果平民失業，社會不安，又那能說得上與強隣相抗呢？不過國家主義自有其對於平民生活的社會政策，而不同於一班的社會主義罷了。求之經濟學史上，則有德國學者講師所主張的國家社會主義 (Socialismus d' Etat)，求之歷史事實，則有俾斯麥克 (Bismarck) 的社會政策，請略述之。

最早提倡國家主義的德國哲學家非斯特 (Fischer 1792-1814) 便主張以國家這個機體來實現社會的

正誼，他所謂兩種社會上的正誼，即是經濟上的平等與精神上的平等。經濟上的平等便是一國之內，人人都得着相當的生活，精神上的平等便是一國之內，人人都受着相當的教育。他說國家的第一個責任是在盡社會分功的能事，而使全國國民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國家的第二個責任是在盡化育全國的使命（Mission civi-  
lisation）而使全國國民都能增其知識，展其個性。他做了告德國國民書（Discours à la nation allemande）這本書，對於德意志國的統一影響很大，而且便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導師。國家社會主義便是主張以國家的能力來調劑生產消費，保護工人農人。關於分配方面，他雖然仍贊成私產制度的重要，但特別注意勞力報酬當否，利益取得的公否，務使工資足以支持工人適當的生活，而同時并主張抽財產稅以爲設置救護工人的機關。華格樓爾（Wagner）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兩件事：即以國家能力去用資產者的錢來抬高工人物質與精神的生活，去用抽稅的方法以免財富集於少數之手。至於在生產方面，則由國家以爲公利爲標準，而來經營水、路、鐵諸大實業，而以其他小實業俾國民自由經營，以便盡分功合作的能事。這種主張在德國立刻得着俾斯麥克的贊成，而實現之於其社會政策上面，由國家提倡企業，爲工人設保險機關，使德國工業發展有一日千里之勢，而德國工人生活亦比他國爲抬高數倍，不獨俾斯麥克行之。今日法內閣愛里友（Herriot）之社會政策，英首相馬克唐納（Mac Donnell）之工黨政策，也是一面特別保護生產者，而一面抽財產稅於資本家，且勵行保護貿易，而提倡國內實業。那一點不是根着國家社會主義的主張，而以國家的權力來實現社會的正誼的。故國家主義的政治，是或在學說上，或在事實上，從來沒有忘却平民生活的。

綜上所言，國家主義所有對外政策是仗着全民自家的力量，以期完全獨立的自決，而不贊成依人爲活的國際主義的解決。國家主義所有的對內政策爲團結全民共有的志願，以求真正民主的自治，而不贊成任何階級的專制。至於普及全國國民教育，增進全國國民生活，國家主義者既欲強國而必須其國的份子各各健全，當然不能忽略了的。現在更簡單的歸納國家主義的政治在兩個形容辭之下，便是這種政治是「止國的」與「民主的」(National et republicaine)

# 國家主義正名

李璜

國家主義 (Nationalisme) 這個字，被有些人譯作民族主義，我們認為很不適當。

(一) 近代國家的內容不是民族兩個字所能包含，所能代表的。固然在拉丁文裏 (Natio) 這個字有民族的意思，但國家乃是近代的產物，便不單含民族的意思了。譬如我們解釋國家的內容的時候，必定要聲明近代的國家不只是一個民族構成的。一個國家裏往往有幾個民族同住著，而并不妨害他的國家的統一和發展。今世的強國如法國，如美國，他們構成的份子很是複雜。反過來說，意大利，西班牙本同是一個拉丁民族，而結果成爲兩個國家。所以說民族這個字在事實上不能與國家這個字相代。並且在近代國家的構成上面，在實質上言之，所謂領土主權之意很是重要；在精神上言之，信仰與共通歷史的回憶也大有關係的。常常是幾個民族同保一個疆土，同擁一個主權，文化相融，有了共通的信仰，歷史既長，有了共同的回憶。於是患難安樂都能長相保守，而不分離，以失際此領土主權。此種精神與此種事實便成功近代國家的穩固基礎。而國家主義也是本此精神，本此事實，來在強鄰迫人，大盜亂國的時候，叫一國的人共同協作以安內而攘外。因此國家主義的根據和內容是與近代國家的根據和內容一樣而并不加增別種成分的。於是國家既不能叫作民族，而國家主義也就不能叫作民族主義了。

(二) 有人以爲國家主義這個字容易誤會成帝國主義 (Imperialisme) 或軍國主義 (Militarisme) 所以專



肯譯爲民族主義。這種想法，未免過於小心了。不但在字面上，這三個字本來是三個寫法，在字義上，這三個字本來是三個意思，而且在百年來歷史上這三個主義常常是對頭冤家，怎樣能混爲一談呢。舉幾個例罷：有了拿破崙的帝國主義，把德意志的國土分作殘塊，給了他的子弟，把西班牙用兵守着，硬要霸佔；纔引起了西班牙和德意志的國家主義。西班牙的國家主義是鼓吹農人集合起來與拿破崙的兵爲難。講帝國主義的拿破崙到此遇着了講國家主義的西班牙農夫，四面八方和他野戰起來，戰無不勝的拿破崙在此第一次喪失了三十萬精兵。（一八〇八—一八一三）十九世紀中間被壓迫的國家如波蘭如土耳其等都本着國家主義向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的英俄德要求解放，先圖自強，後謀獨立，難道我們說波蘭土耳其這種講自強謀獨立便是講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嗎？所以將國家主義誤會成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的人乃是缺乏歷史上的常識，我們該當積極的多譯一些歷史去使他明白，不該當怕他誤會便消極的把國家主義這個字牽強的譯作民族主義。

(三) 并且國家這兩個字，在字的構造上，也特別能形容出近代 (Nation) 這個意思。國字的一個口，便已足以表示疆土回合之意，而內面這個或字照說文：從戈取人執戈以守土圍之義。於是領土人民主權三種要件都合在這個國字內面了。并且國家這個家字，在精神上言之，是有所依歸之意。所以在英文稱作 Home，在法文稱作 (Patrie) 都表示依戀歸宿之意。因此國家這兩個字一個完全的表示出他所指的實質內容，一個親切的表示出他所指的精神生活。中國字裏像這樣形容得出的真很少！何況我們已用慣了，